

乐读文库

灵魂之匣

灵魂之匣

ソウルケイジ

〔日本〕 誉田哲也 著
李佳 译

〔日本〕 誉田哲也 著
李佳 译



YZLI0890112467

他死了，可是他的灵魂还活着。
只要更换一个器皿，他便可以继续生

1313.45
1348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警部补 姬川玲子系列

灵魂之匣

ソウルケイジ

〔日本〕 誉田哲也 著

李佳 译



YZLI0890112467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之匣 / (日) 誉田哲也著; 李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12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2346-6

I. ①灵… II. ①誉…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2236号

SOUL CAGE by Tetsuya Honda

Copyright © 2007, 2009 Tetsuya Hon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and 2009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8号

书 名 灵魂之匣
作 者 [日本] 誉田哲也
译 者 李 佳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齐梦涵
原文出版 光文社,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销售电话 010-8487173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3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346-6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序章	5
第一章	18
第二章	72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78
第五章	232
终章	272

序章

曾经在哪里读到过，死刑犯临刑前，会发给他们包子和香烟。

那天傍晚，三岛忠治一个人吃着包子。这是三点钟休息的时候发的，不知道是他留着自己那份一直没吃，还是偷偷地把多余的包子藏在了口袋里。那包子白白的，皮有些干，馅是豆沙的，像极了葬礼上吃的那种。他拿着包子的手沾满了灰尘，连洗都没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把视线转向窗外。与其说那是一扇窗户，倒不如说只是在墙上开的一个四方形的洞，连窗框都没有装。不知道为什么，窗帘也被拿掉了，夕阳的余晖照射进来，非常耀眼。太阳的位置，与第九层的窗户几乎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高楼大厦的黑影、巨大的墓碑、名为东京的广阔无边的墓地——

虽然如此，却依然能够听见蝉鸣的声音。不对，我只是隐约记得好像听见了而已。

再把视线转回室内，斑驳的混凝土墙壁、装满了废旧材料的麻袋，以及靠在麻袋上的三岛的侧脸，全都黑乎乎的，分辨不清。

影子里的侧脸安静而缓慢地啃着包子。

我想找个由头开口，于是掏出一根七星烟点着。

我深吸一口，随着慢慢吐出的烟圈，开口问道：“真的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他不停动着的下颚突然停了下来。但立刻又重新嚼了起来。夕阳的残像已经消失，我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却看不出当中蕴藏的感情。

那双眼睛的焦点，并没有停留在屋里的任何一处，而是顺着地板尽头的台阶，游移着探向屋外，穿过走廊，望向更远的地方。

“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随着一声叹息，这句话从他的唇间挤了出来。工作和事后整理早已结束，工地恢复了宁静，否则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哐！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钢管撞击的声音。

“可以申请破产什么的，终归还有其他办法吧。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拜托户部先生。”

他又慢慢地咬了一口包子。

“要说申请破产，我老早之前就已经申请了。但还是不管用，依旧撑不下去，只好再去借钱……唉，会借钱给我的人，不用想就知道是些什么人，其实我早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了……唉，也说不上是心理准备……”

他把脏兮兮的脸转向我这边，我能看见他的脸上沾满了污垢和灰尘。这个时候，太阳能照到的地方还是很热，但是他额头上的汗已经快要干了。

“你知道吗？一个做父母的，面对着饿肚子的孩子，只能跟他说什么也没有了，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你吃。只能不停地跟他说对不起，这种做父亲的心情……看到孩子饿得把草席拿到嘴里啃，却只能用手去打他的手，拍他的头，用脚踹他的背，踢他的腿……但唯独对他的脸，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虽然心里想着只要对着他的脸打，脸上就能够留下瘀斑，就会有人发现他被虐待，然后将他保护起来。所以要打的话一定要打脸，一定要打脸……虽然拼命地这么对自己说，但不知不觉地，我又轻轻地摸起他的小脸蛋来了……”

我的视线又回到他的正脸，三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剩下的那一半又白又圆的包子出神。

“孩子的脸蛋儿真软啊，滑溜溜的，还带着好闻的香味儿。要是被我这样的脸蹭一下，肯定会很疼，再说我的脸还这么脏。孩子会问爸爸，你为什么哭呀……这种时候，我除了跟他道歉，还能怎么做呢？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这么一个没用的爸爸……”

指间的香烟不知不觉已经烧到了滤嘴。

我把烟头扔出窗外，又从口袋里掏出烟盒，这回我先抽出一根递给他，但他没接。没办法，我只好把拿出来这根烟又叼在了自己嘴里。

他又一次抬起头。

“我的事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我把烟盒和打火机放回口袋里。

“一开始就知道了。”

“那你也早就知道了吧？我其实是……”

随着我点头的动作，烟圈也跟着上下摇摆。

“不瞒您说，我一听说您这个年纪，还是第一次当高空作业修建工，就隐隐约约地……”

“是吗。”他夹杂着叹息，小声说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没其他办法了吗’这样的话呢？”

“那是……”我吐出这两个字之后，就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逝去的过往交织成一幕幕画面涌向心头，却无法说出口。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说出口了。

是为了儿子吗？这样的问题太白痴了。我当然明白他这样做全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能活下去，想来想去，绞尽脑汁才想出现在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或许只有我，才最能明白他现在的感受。

“我是想，要是能帮上你什么忙就好了……”

好不容易从嘴里挤出来的，却是这么一句话。

他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我的内心也无比苦闷。确实，这个时候

说这句话，只能让人觉得是廉价的同情。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你……走吧。”

他站起身，把剩下的包子全都塞进嘴里。他身上穿的是一件不是很脏的深灰色工作裤。他拍拍屁股上的土，弯腰捡起搁在旁边的破破烂烂的安全帽。

“真的……万一把你卷进这个麻烦里的话就对不住了。所以，你还是走吧。”

他踩着的简易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走到外面的混凝土走廊里，他的脚步声则变得如同在沙子上摩擦拖曳一般。

我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香烟燃尽。

脚边放着一个空的咖啡罐。罐口残留着木屑、沙粒，还有捻灭烟头时留下的黑色烟灰，脏兮兮的。我把烟头从罐口丢了进去，发出“咻”的声响。

听到脚手架的金属踏板发出了声音，我把头探出窗外，看到他正站在与我隔了三间房的对面屋外。头上虽然戴着安全帽，但是连帽带都没有扣，就这样仰着头，手拿棘轮扳手，伸向头部上方，钢管接缝处的金属零件。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一动不动。

不像在旋紧螺丝，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手的上方。

一阵热风吹过。

过了一会儿，他的右脚开始悄无声息地缓缓移动。

一厘米。又一厘米。不对，也许只是几毫米而已。

再这样看下去，我怕自己会中途叫出声来。不过我明白，绝对不能叫出来。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他。

在他的脚后跟离开脚手架的那一刹那，我一下子捂住了自己张大的嘴巴。

只见一个穿着运动背心的歪歪斜斜的背影。最先掉下去的是安全

帽。左脚虽然还在脚手架上，但也已经于事无补了。他的身体朝下倾斜着，从九层楼掉下去，离地面越来越近。

漫长而又短暂的几秒钟。

掉落的过程里，他的身体撞到钢管、脚手架踏板，反弹起来，翻转，被重力任意摆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就在落地前，突然传来“啪”的一声，有什么东西裂开了，黑乎乎的。好像是脑袋撞到了工地入口处突出的施工管道上。紧接着又是一个类似水泥袋掉落的声响。他的身体总算倒在了干巴巴的土地上。

他的头部的大部分都没有了，左臂几乎已经成了碎片，右腿也摔断了，弯曲成了一种诡异的角度。

“啊……啊！啊！！”

还在工地上没走的监工和几个工人、保安跑了过来。

我在九楼大声地喊着：“喂！喂！有人摔下去了！那里！从那里摔下去了！”

坠楼处跟我待的屋子隔着三间房间，总不会怀疑到我头上吧。

跟预想的一样——

虽说有些无情，但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确实就是这么一句话。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工地第二天竟然还是照常施工。现场调查之类的工作，昨天夜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向我问话。

从那之后，又过了两三天。

夕阳跟那天很像。下班之后，我又从之前那个窗户望出去，在工地的入口处，一个小小的人影走进了我的视线。

我对母亲的记忆，说不上完整。大家都说母亲生病去世了，但我一

直都觉得那是骗人的，一定是跑掉了吧。有像父亲这样的丈夫，任谁都会跑掉吧。

我的父亲，是一个嗜赌成性却只输不赢，意志薄弱得无可救药的人。那个时候总是吃不上饭，父亲却偶尔会说大话，要请我吃东西，但他拿出来的往往只是烤鸡肉罐头，就连小学生也能看出来，这是他在小钢珠店里，用不能兑换成现金的游戏币换回来的奖品。

他平时好像是在建筑工地里干活儿。具体干什么活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但估计不是什么需要技术的活儿，应该就是在工地打扫垃圾、装货卸货之类的杂务，好点儿的话也不过就是当保安。不管是做什么工作，都不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都不会被人称为行家。

即使在小孩子的眼里，父亲也是一个既没有力气，也没有耐性的人。他老是喝酒，游手好闲，整天吊儿郎当地佝偻着背。要是现在的我踹他一脚，他估计当场就会一命呜呼。

我上幼儿园时，家里的条件还可以，但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生活就每况愈下了，甚至到了一个铅笔盒都买不起的地步。那时候不像现在，到百元店里就能买到还不错的铅笔盒，当时大家基本都是到文具店里买。

铅笔、橡皮和笔记本。唉，光这几样就已经花光了预算。

“这里有两百元左右铅笔盒吗？”

父亲穿着乳白色运动背心和破烂的工作裤，留着邋遢的胡子，身上的汗和污垢混在一起散发出馊味，一开口便满是酒气。

店员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但终究没直接对着我们喊“出去！”这句话。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我，觉得十分对不起这个店员。

“这个铅笔盒三百元……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最后我们还是没买，把铅笔用橡皮筋绑着拿回了家。

不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记得大约二年级到三年级的那段时间，生活状况有了一点起色。不清楚是父亲侥幸得了一大笔钱，还是从哪里借来了钱，总之那段时间，向父亲要学校的伙食费时，他都会给

我，也不用再穿破破烂烂的衣服，家里的饭也没有断过，而且每顿饭还能添几个菜。

可惜好景不长，四年级的时候，家里又开始缺衣少食。因为勉强交上了学校的伙食费，所以还能吃到午饭，但是面包和鱿鱼干成了我每天固定的早餐和晚餐。

不用说，我在学校也开始受到欺负，同学朝我大声喊着“穷”、“臭”、“脏”。哼，这些事情不用你们说我也知道！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试着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击。

“你们给我过来！穷不会让人痛，但我的拳头可是会让人非常非常痛的！”

其实贫穷也会让人疼痛，说不痛只是小孩子的强词夺理。

虽说那个时候我绝对算不上是大块头，但因为行动敏捷，又有些好强，所以打架对我来说并非难事。不过我一直当心，留有分寸。这可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没必要的运动只会加速消耗体力。

放学后回到家里那破旧的二层小楼，父亲在的话，就让他给我做饭，父亲不在的话，我就自己找点东西随便凑合吃。当然，并不是只要父亲在家，就肯定能有东西吃。

“抱歉啊……我刚才也到处找过了，但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抱歉！”

又是满嘴酒气……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点点头说：“嗯，知道了。”

我揪着草席的毛边，又跟往常一样，陷入了自己想象出的美好场景中：母亲突然回来了，还给我做了汉堡，汉堡“呼呼”地冒着热气，米饭也热腾腾的，看上去好吃极了。然后，母亲对我说跟妈妈一起生活吧。因为我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于是就随便把她想象成我知道的女演员的样子。最好不要太温柔，就算长得不漂亮也没关系，与之相比，有生活能力、可靠等性格更为重要。

就像余贵美子^①那样，当时我虽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记得她的长相，要是母亲是那个样子就好了。不行的话，柴田理惠也可以。对，母亲就是那种感觉，张着大嘴笑着对我说：“来，再多吃点！”或者像泉品子那样的也行。品子的话，应该会给我做拉面吧。

啊……其实我能吃到鱿鱼干就不错了。

“你在做什么！”

低头一看，自己正不知不觉地揪着草席的一角往嘴里塞。因为摸起来的感觉差不多，所以手便不受控制地把草席当成鱿鱼干了。

“啊，啊……对不起。”

“不吃草席的话，活不下去吗？”

“没……没有……”

“你就饿成这样啊！”

“没有，我不饿。我中午还多吃了一碗饭呢。”

“说实话！”

“呃……不饿，我没事。”

“闭嘴！”

又开始了。又穷又不中用的父亲，自己反倒发起火来。没出息的人一旦被人指出不争气，就会发火。我决定忍过去，把这些当成是一会儿就停的雷阵雨。

即使我的手脚再敏捷，也不可能在这间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来回逃窜。所以我还不如直接蜷成一团，尽可能缩小目标，保护好关键部位。反正父亲已经醉成这个样子，连个小学生也对付不了。

不久暴风雨过去了，父亲把我抱起来，对着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啊，耕介……有个这样不中用的父亲。”

真是的，除了是反面教材以外，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力气

① 余贵美子，及下文中的柴田理惠、泉品子，均为日本著名女演员。

不行，耐力不行，自尊心也没有。到头来，连想法也说变就变。

“爸爸，你哭什么啊？”

明明是你打了我，想哭的应该是我吧。

“耕介……”

别抱我，臭死了。连我都觉得臭味扑鼻了，你到底是多么臭啊。

被他这样抱着，还不如被体操垫卷成寿司卷呢。当时的我心里暗暗想着。

这样的父亲，在五年前的夏天死了。从正在建筑施工的公寓第九层掉了下去。

在还不通电话的那个年代，我从直接赶来的刑警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那个刑警看到我没有哭，竟然摸着我的头说：“真是个男子汉，真坚强！”

其实，我没哭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坚强。相反，是因为我太懦弱了，懦弱地觉得不知所措，走投无路，所以一下子呆住了。就算是那么没用的父亲，有他在的话，多少还能挣点钱养活我吃饭。虽然隔三岔五他脾气上来，就要打我一顿，但就算那样，晚上还是能跟他一起睡。连他都突然离开，我以后要怎么活下去呢？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又不能去小钢珠店赌博，也不能到建筑工地去干活儿。送报纸？可人家会让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送报纸吗？

不对，一般这种情况会被送进福利院吧。虽然不知道福利院是什么样子，但总比这个连像样的东西也吃不上破地方强一些。嗯，绝对比这里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让谁把我送到福利院去，该怎么求他们收容我呢。是不是跟学校的老师要求就可以了？还是刑警会帮我办手续呢？

先不说我担心的这些事情，我在那一晚，被带到了位于大塚的一家医院里。不过我感觉那其实并不是医院，因为那里连一个护士都没有，反而到处是警察。以前听说过有专门的警察医院，但好像也不是。

“你家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所以……真的是……很抱歉，只能找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父亲……能认出来吗？”

我只能点头答应。于是，我被领到了一间冷冷清清的白色房间里，应该是太平间吧，然后我来到了一张蒙着白布的床前。

我突然害怕起来。

到家里来的那位刑警说，父亲是从九楼掉下去的。九楼的高度，相当于小学教学楼的三倍。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身体到底会摔成什么样子呢——

“脸部……有点儿……那个……所以，你能确认一下胸部，还有腹部周围吗？”

脸部有点儿那个是什么意思？我正想着，蒙着的白布就被掀开了。

“呜……哇……”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父亲的尸体，看上去有些泛绿，身上也有好几处黑线缝合的痕迹。这让我怎么确认啊……虽然这么想，但是仔细看的话，胸毛的感觉确实正是父亲，难得完好无损的肚脐，也保持着平常看惯了的弧度。

“……没错……确实是我父亲。”

好不容易吐出这句话之后，又一股恶心想吐的感觉涌了上来。

过了大约两天，学校通知我去父亲生前工作的“木下兴行”把父亲的东西拿走。

“没问题吗？一个人去可以吗？”

班主任益冈老师热心地为我复印了地图，连坐电车的钱也借给我了。我郑重地道了谢以后，先回了趟家，然后再前往目的地。这么说可能有点卑鄙，但当时幼小的我心里确实期待着，或许能拿到点钱也说不定。

我被通知要去的地方并不是公司，而是父亲出事的建筑工地。我在挂

着巨大门帘的工地入口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之后，从预制板房里走出来一位保安。

“请问，你是不是三岛先生的儿子？”

我回答“是”，保安便领着我去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预制板房，也就是所谓的工地办公室，是供监工、建筑师、施工公司的负责人等工作人员使用的临时办公室。

房间里的空调“嗡嗡”地响着，有四五个大人在。大家都统一穿着浅绿色的工作服套装，只有一个男人打扮不同，他穿着雪白的衬衫，稍微敞着怀，没系领带，下身穿着黑色的西裤，他还戴着茶色太阳镜，留着懒散的胡子。他嘴里叼着根烟，一头短发齐刷刷地竖着。

“哟！你居然找来了，佩服佩服。”

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我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就是我这次要找的人。其他的几个大人，都不时地朝这边看过来，但谁也没有插嘴说话。

“这个，是你父亲的背包。没错吧？嗯？”

看到我点头，那个男人又让我确认了一下背包里面的东西。确实，包里面几乎都是我见过的东西。钱包里，还剩下六百日元。

“另外，还有这个。这是公司出的莫仪，你或许用得着。唉，总之不要乱花啊。”

除了这些，还有父亲的临时工资。这笔收入，应该算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谢谢……那么，我告辞了。”

我把东西都装进背包里，走出了预制板房。一出来我就马上再次打开背包确认里面的钱，竟然总共有十万日元。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欢喜，光是拿着这笔钱，就已经让我坐立难安了。

但是，当我走回挂着门帘的出口处时，我又回头望向工地。

据说父亲是从九楼掉下来的。这栋楼一共有十一层，整栋楼都围着钢管绑成的脚手架。我从刑警那里得知，父亲在临死前，正在绑脚手架。

夕阳微弱的余晖笼罩下的大楼，看上去就像一个关着巨大怪兽的

牢笼。

是那里面的怪兽，把父亲咬死了吗？还是父亲为了逃离这个怪兽，自己飞到宇宙去了呢？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救命，救命啊！耕介——

眼前浮现出脸摔得不成样子，嚎啕大哭的父亲的脸，我突然觉得伤心起来。这十万日元，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

即便这么想着，我也没有哭。反而，真切地觉得，口好渴。

周围什么地方有水管呢。我四下一看，发现脚下铺的铁板被水浸湿了。肯定有，这附近绝对有水管。

我正环顾着四周，突然听到有人跟我说话。

“你……是三岛君吗？”

我回过头，还没来得及答话，声音的主人便对我和蔼地微微一笑。

“果然是。你的眼睛，跟你父亲长得可真像。”

我当时心想：这个人净说些讨人厌的话。不过，我并没生气。

男人在我面前蹲下，仰起头盯着我的脸看。他是个高鼻梁、长得挺帅的大叔，虽然估计也是在这个工地里工作的工人，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让人觉得脏兮兮的。

虽说如此，从他半敞开的破旧衬衫胸口处，还是散发出一股干体力活儿的男人的汗味。闻到这股汗味，我并没觉得意外或不舒服。

“叔叔呀，跟你的父亲，一直到他临走前，都还在一起工作。我是他的朋友……”

父亲的，朋友——

父亲在这个世上居然还有朋友，在这之前，我连想都没想过。

“今天……就你自己，是吧？叔叔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的话，要不要一起吃晚饭？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请客。”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肚子忽然叫起来了，胃也饿得抽筋般地痛。

“喂，走吧……放心，我可不是拐卖小孩的坏人。你要是担心的